

侦破大王

- 缉捕杀人狂魔
- 242号房间

- 十年杀人积案侦破记
- 告你不商量



辽宁画报出版社

崔亚斌法制文学精萃

侦破大王

(三)

缉捕杀人狂魔

辽宁画报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缉捕杀人狂魔 / 崔亚斌编. — 沈阳: 辽宁画报出版社,
1997.11

(侦破大王; 3)

ISBN 7-80601-163-3

I. 缉… II. 崔…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480 号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10031)

丹东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112 千字 印张: 5

印数: 1—40200 册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晨 阳

责任校对: 张锦铁

封面设计: 冯守哲

版式设计: 陶 智

定价: 4.98 元

目 录

缉捕杀人狂魔

案发柴河街.....	(2)
宝石蓝貂皮大衣.....	(4)
明信片上的指纹.....	(5)
罪犯留下的纸条.....	(7)
绿色枪纲.....	(9)
“串连3号公案”.....	(11)
杀人狂魔露面了.....	(14)
他的“大饼”.....	(16)
又是枪纲与菜刀.....	(18)
如此一家人.....	(21)
陌生女人的声音.....	(23)
从“大哥大”查起.....	(25)
死了丈夫的女人.....	(28)
寻找“大饼子脸”.....	(30)
“把我的照片藏起来”.....	(32)
在女人中间周旋.....	(34)
带小佛坠的金项链.....	(37)
七路发兵.....	(40)

勇擒狂魔	(43)
------------	------

人民的审判	(44)
-------------	------

女刑警队长

她像“穆桂英” 阵阵往前冲	(47)
---------------------	------

她做“螺丝钉” 深深扎基层	(51)
---------------------	------

242 号房间

奇怪的声音	(57)
-------------	------

三具腐尸	(59)
------------	------

工地主任的隐私	(64)
---------------	------

有人进过杀人现场	(68)
----------------	------

情夫名单	(76)
------------	------

旱獭帽子之谜	(79)
--------------	------

厨房里的白瓷砖	(85)
---------------	------

“潜伏”的情夫	(91)
---------------	------

焚烧过的斧子	(93)
--------------	------

“私了”的悲剧	(97)
---------------	------

十年杀人积案侦破记

商店门前焚烧的冥纸	(103)
-----------------	-------

查不下去的案子	(106)
---------------	-------

老刑警的心事	(111)
--------------	-------

侦查与反侦查	(114)
--------------	-------

雪染双鬓不改执著	(117)
----------------	-------

“今晚就去公安部”	(122)
-----------------	-------

十年后的交锋	(125)
--------------	-------

告你不商量

刚刚降生的原告人	(129)
----------------	-------

“这是我的孩子吗”.....	(135)
罕见的火灾.....	(138)
挨打的警察.....	(145)
半包“红塔山”.....	(151)

缉捕杀人狂魔

1995年1月9日上午9点，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大楼三楼法庭。

尽管是不公开审理，但肩扛摄像机的电视台记者和胸悬照相机的报社记者们还是到场了。他们在法庭内的往返奔忙，还有人们脸上显露的紧张、贯注的神情，都在表明着这是一起不寻常的案子。

脚镣声由远而近，案犯终于在法庭的侧门出现了。他24岁，身高体壮，剃光了头，面色白净，一双灵活眨动的大眼睛在人们的注视下，在摄像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前显得冷静而自然。

人们似乎有些迷惑：难道“他”就是这个样子吗？

电视台记者为了拍得效果好一些，要求案犯这样，那样，他都很理解地予以配合。有人让他说说此时此地的想法，他微微苦笑：“我说不出什么四五大六的……说得再好也没有用了……”在回答审判人员提的问题，讲述作案过程时，他态度老实，语言流利，话中不时有这样的句子：“对不起，审判长，刚才我说错了……”“请原谅，我记不太清了……”

给人们的印象，这是一个通情达理、彬彬有礼的青年。

然而，如果不是事前对案情有所了解，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看来温顺知礼的青年，竟在一年之中接连作案，凶狠地残害了9个无辜的妇女，杀戮，奸尸，抢劫……其罪行令人

发指！

人们管他叫人间恶魔，杀人狂……

案发柴河街

1993年11月11日20点，市刑警支队业务值班室值班人员接皇姑区公安分局报告：柴河街一户居民家中发生杀人案，要求支队派员勘查。

刑警支队领导率领刑侦技术人员驱车赶到现场，其时区公安分局3位副局长已经到场。

案发地点是柴河街22—1号楼一单元五楼1号。在市保险公司工作的许伟，泪痕满面地向公安干警介绍了情况。他说：他在18点半下班到家，敲门没人开，以为妻子陈冬没在家，就掏出钥匙开了门，顿时嗅出一股强烈的煤气味，厕所的灯亮着。他奔到厨房，看见煤气胶皮管被拔下来，开关打开着，赶紧关闭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住北屋一看，双人床上有一团被子。打开灯，把被子拿开，看见陈冬下体赤裸着躺在床上，两腿垂在床下……“陈冬！陈冬……”他大声喊着，用手去拽妻子，可是妻子不回答。细看她的脖子，有吓人的伤口，肉翻翻着，身子下面有大片血泊，她已经气绝身亡……

公安干警们听着许伟痛彻心肺的哭诉，无不为之动容。从他和被害人的年龄还有室内装修陈设看，显然是新婚不久，没想到突降大祸，毁灭了这个刚刚诞生的家庭。

现场勘查紧张而有序地进行。这对新婚夫妇住的是两室一厅，外层是防撬门，里面是木板门。门框、门锁都没有撬压痕迹。有经验的侦查员判断，犯罪分子是尾随跟进或叫开门后入室作案的。厨房水池里有少量血水，一把菜刀上有大量血迹，显然是

凶器。许伟说，菜刀是他家的。

勘查表明，是一个人作案。

法医验尸，陈冬颈部有砍创与刺创两种致命伤。砍创是那把菜刀所致，刺创为双刃刺器，分析是犯罪分子携带的，现场上没有发现。

被害人尸血为 A 型，阴道分泌物中检出精虫，为 A 型。根据现场情况判断，是先杀后奸。

“那个女子脸上血渍糊拉的，他却能起性，真他妈的畜牲！”一位侦查员忿忿地骂道。

许伟说，他妻子身上的黄金首饰都不翼而飞。经检查，丢失 3 枚金戒指、一副半金耳环、一条金项链、一只“飞亚达”女式手表、一只银镯，还有一台松下牌 L15 型录放像机，总价值 4300 元。

这就是说，犯罪分子劫财又劫色。

访查楼内邻居，人们没有在发案前见到可疑迹象。鸽子笼似的楼房，几乎把人们相互间的联系完全隔绝了。

在过去，像“93. 11. 11”这样的入室杀人抢劫案，要由市刑警支队主侦，区公安分局刑警队配合。可现在，城市急剧膨胀，人口猛增至 600 多万，还有几十万流动人口，重大案子多了起来，市刑警支队侦查力量捉襟见肘，于是主侦的任务就落在区公安分局刑警一大队了。

陈冬是省里一家大公司的出纳员，又是新婚，看来抢劫财物是犯罪分子的主要目的。从现场门锁分析，有人认为是熟人作案。于是，侦查工作围绕陈冬在单位、亲友、邻居等方面的接触关系全面展开。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没有什么进展。

陈冬的遗体就要送去火化了，新婚丧偶的许伟及其他亲属

大放悲声，人们见了无不嗟叹。他们万万不会想到，此时此刻，那个夺去陈冬生命的凶手就近在咫尺，混在人群之中。

宝石蓝貂皮大衣

程凤华拿过那个纸包，打开，一件华丽的貂皮大衣展现在面前。她很失望，叹了口气，把大衣又挂在货架上。昨天说得妥妥的，一早开店后她就来买；可现在，快11点半了，她还没露面。看来她是买不起，成心来“忽悠”我呢！程凤华心里不快地嘀咕着。

中兴商业大厦堪称太原街地区数百家商店之首，不乏高档豪华商品。程凤华照管的裘皮大衣专柜，每件少说也是万八千的。每天不用多，能卖出二三件，她的日子就好过了。昨天，那个女顾客独自一人在柜台前浏览许久，目光中闪露着欣喜与挑剔的神情。她看样子有40岁上下，衣着不俗，很有风度，不像那些20岁上下岁的姑娘们一帮帮地来“点货”，叽叽喳喳地指手划脚，然后像麻雀般呼地“飞”走了。程凤华看出苗头，主动和那个女顾客搭话，令她高兴的是，那人果然是个买主。她看中了这件标价1万8千元的宝石蓝貂皮大衣，还让程凤华给她试穿了一下。

“人是衣裳马是鞍。您穿上这件大衣，就像一位贵夫人啦！”程凤华捧着说。那位女顾客在试衣镜前左看右看，瞧得出，她越看越喜欢。她笑了笑说：“东西好是好，可是太贵了。价钱上能不能削点？”

商品出售的价格，经理是放了权的，程凤华可以酌情机动掌握。她见那个女顾客要买，就和她讲起价来，最后议定1万5千元。

“你们明天什么时候开店营业？”

“8点半。”

“那我明天带钱来，你给我留着。春节快到了，我想买了它过节出门穿。”

“好，您来吧。”程凤华为了向顾客表明信用，当时就用纸把那件大衣包了起来。

可是现在中午了，她还没来。别是闲着没事，到我这里来过一把穿裘皮大衣的瘾吧？……

程凤华正暗自发着牢骚，一抬头，眼睛一亮，看见昨天的那位女顾客正笑吟吟地向她走来！

“哎呀大姐，我还以为你不买了呢！”

“我有点事耽搁了……”女顾客说。稍停，显出不好意思的神情，“同志，我就带1万5千元，是打车来的，回去就没有车钱了，你看……”

她果然是成心买，这回不能让这个买主跑了。程凤华想了想，说：“好，我再给你削100元，行了吧？”

“那太谢谢你啦！”

女顾客笑着交了款，程凤华又把大衣包好，交给了她。她向程凤华挥挥手，转身就消失在人流中。

看人家，一万多元钱的衣服说买就买。终于做成了这笔买卖，程凤华心里挺高兴，又有些惆怅。虽然她是卖裘皮大衣的，可是这样高档的服装她一件也买不起，大有“泥瓦匠，住破房；纺织娘，没衣裳”之感慨。

明信片上的指纹

黄世昌走上四楼，不禁一愣，自己的孩子在黝黑的家门口背着书包站着呢。

“噢，你怎么不进屋呢？”

“我妈没在家。”孩子的小脸显得有点委屈。

“她哪去了?”

“不知道。”

黄世昌上前敲了几下门，屋里果然没有人。他有点纳闷儿，妻子贾云，是虹光电影院的放映员。孩子每天5点左右放学，她应该在家里等候的。让孩子站在外面挨冻，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黄世昌取出钥匙，打开了那扇“塔山”防撬门，怪，第二道门却没有锁。这也是细心的妻子不曾有过的。他心中隐隐感到不安。

打开灯，漆黑的屋子顿时变得明亮起来了。再打开南屋的灯，呈现在黄世昌面前的，是一副他后半生记过不会从永远中抹掉的情景：室内东西被翻得很乱，贾云头西脚东仰卧在双人床上，上衣推到乳房以上，裤子褪至双膝下面，赤裸的两腿垂在床边，头部扣着一个“A”字形打开的小箱子……

出事了！黄世昌拽起孩子就往外跑，找邻居去报了案。

当刑侦技术人员进入现场时，厨房的煤气灶还在烧着，自来水龙头流着水；水池里有一只不锈钢小锅，锅里煮的绿豆已成糊状。这一图景不言自明：这个家庭的主妇正在准备着晚饭，不料凶犯突至，惨遭杀身之祸。水池里放着一把菜刀，刀上沾着被害人的血迹，使那本来充满家庭温馨的厨房变得杀气逼人。

勘查表明，贾云是在南屋门边被杀死的，那里的地面上有一片血泊，墙上有喷溅的血点。但被害人未被奸尸，可能是犯罪分子临时改变了想法。

贾云的颈部皮肤有多处呈片状青紫色，眼睑结膜有出血点。这是被人扼颈致机械性窒息的生理反应。更惨的是她的脖

子被犯罪分子砍了数刀——显然用的是厨房的菜刀，颈动脉、静脉已经离断，惨不忍睹。

室内的组合柜抽屉都被翻动，大量物品倒扣在地上。那只扣在被害人头上的箱子，据黄世昌说，是装松下牌 G12 型录放像机的，机器已被劫走；同时被劫的还有一条狐狸围脖、一个 BP 机和一些黄金首饰。

难能可贵的是，面对杂乱无章的物品，技术人员在被害人尸体旁边的一张贺年明信片上提取了一枚血汗混合的指纹，经检验不是死者，而是犯罪分子的。

现场勘验后不久，黄世昌到公安机关说，他在收拾东西时发现了一张中兴商业大厦 94 年 1 月 3 日开的发货票，说明他的妻子在被害当天曾到那里买过东西，可是买的东西却不见了。

那张发货票上清楚地写着：“品名——宝石蓝貂皮大衣；售价——1 万 4 千 9 百元。”

罪犯留下的纸条

在对“94.1.3”案件的现场勘查中，发现了一张留言纸条，耐人寻味。

那是一张印着“病历续页”字样白纸的上半部，用钢笔写着：

“大哥：

我是晓峰。事以（已）办完，1 万元去我那取。

晓峰 92.1.3 日”

这张纸条是技术人员在方厅的一个小桌上发现的。黄世昌说，他当天早晨上班前没见过这样一张纸条。“病历续页”纸是他家的，但他并不认识名叫“晓峰”的人，同志、亲属中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他没让人办过什么有 1 万元报酬的事，妻子也从没有

对他说起过这样的事情。

侦查员们反复琢磨这张留言纸条,发现落款处写的时间很有意思。

落款处注明是1月3日,说明这是案发当天写的,与案件有密切的关系,极可能就是犯罪分子留的。不过,“1994”年却写成了“92”年,这只能有一种解释:犯罪分子慌忙中的笔误。

那么,留下这张纸条是什么用意呢?难道还有犯下杀人大罪留下条子并写下自己名字的蠢人吗?至少,那笔迹也是犯忌的。文检员说,纸条上的字运笔自如,书写流利自然,不像在作伪。

议案时,不少侦查员认为,留言纸条很有可能是犯罪分子作案前对被害人实施的一种骗术,或是在与被害人周旋时写的。由于作案后心慌意乱,逃离现场时把纸条落在了现场。

不过有人反驳说,犯罪分子在杀人后还能把被害人从门边拖到床上,从容不迫地妄图奸尸,说明他胆大妄为,镇定自若,不像作案后急于逃离的人。如果说遗落了那张纸条,也是匆忙中疏忽所致。

引起侦查员们最大兴趣的一个问题是:犯罪分子真的叫“晓峰”吗?

当时人们几乎是众口如一地予以否定了,说那除非他是傻子,疯子。还从没听说过有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杀人现场上的罪犯呢!

“武松不是就把名字留在鸳鸯楼墙上了吗!”不知是谁冒出了一句。

在座的人为这善意的抬杠“哄”地笑了,不过谁也没有反驳。事情明摆着:今天的犯罪分子怎能和当年的武松对比,何况那是小说。

应该承认，侦查员们总是凭借多年刑侦工作的经验，根据罪犯一般的犯罪心理，循着正常思维方式探讨案子的。犯罪分子在现场留下名字，他们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晓峰”者，不过是他随意编造的一个假名字罢了。倘若有谁中了犯罪分子的圈套，照着那个假名字去查找犯罪分子，如此低下的智商，还配做侦查员吗？

绿色枪纲

鞠萍骑着自行车，从砂山街向家住的凌空小区驶去。春节过后，天气更冷了，马路很滑，她避开冰雪路面，骑得很谨慎。

鞠萍年逾4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在一家公司做统计员，丈夫在铁路局某厂工作，女儿正读初中，一家3口人，夫妻恩爱，女儿懂事，小日子虽然和经商暴富的人比不了，可生活也在一步步地改善，倒也其乐融融。她的名字和中央电视台一位主持人的名字相同，这常常成为亲戚和女友们谈笑的话题。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了，女儿放学要回家，丈夫要换回石油液化气罐，她得早些回去。她见路面上冰雪少了，就加快了踏车的节奏。

鞠萍绝没有想到，在她身后，有一双凶狠的眼睛一直在很有耐心地盯着她。鞠萍住在六楼。因为上楼走得急，她进屋后有些气喘。听说外国人有一项研究成果，说人每上一层楼梯寿命就能延长0.4秒。她常用这个来平息心中对住房楼层过高的抱怨。

听，外面有人敲门。是谁呢？

鞠萍打开里面那道门，透过外道门上的“猫眼儿”向外看，只见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微笑地站在门前。她问：“你是谁呀？”

“我是电业局的，看看电表。”

近年来沈阳的电业管理部门实行了居民用电提前购电的办

法，老百姓称之为“买电字”，代替了过去派人每月到居民家中收一次电费的老规矩。虽然老百姓对这项改革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不过这个新办法还是推行了。鞠萍虽然对预先付出一笔钱不大高兴，不过又一想，这样做也有好处，买一次电字就能用几个月，也免得电业局的人每月都要登门一次，麻里麻烦的。但是，电业局为了防止居民滞购电字，还要派人不定时地到居民家中抽查督促，如果超过时间太长不买电字还要罚款哩。这个青年不就是来查看电字的吗？

鞠萍没有多想别的，开了外道门，让那个青年进来，然后转身到右边卧室去取买电字的那张卡片。

那个青年已经跟进来了，鞠萍把卡片递给他：“你看，咱家买的电字还没用完呢，没超。”

电业局的人接过卡片看了看，“嗯”了一声，看样子很满意。他把卡片还给鞠萍，鞠萍接过来，往卧室里送……突然，一条绿色枪纲从后面套住了她的脖子，然后越勒越紧。当她意识到电业局查电字的是个坏人时，已经喊不出声了。那个家伙力气大得很，随着绳子越勒越紧，她已经窒息，生命之火在渐渐熄灭……

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就在这个时候，这家的“小公主”——15岁的赵菊背着书包推门而入。

“妈！”

喊叫之后，并没有往常那么一声慈母的回答；走出卧室的，竟然是个身高膀乍的青年男子，赵菊根本不认识。

“你是谁？”

“我是你妈妈的同志……”

然而这骗不了机警的小菊。在那一瞬间，她用两眼的余光看见在那个人的身后躺着母亲熟悉的身躯。她已经长大了，知道

在突发意外的情况下自己应该干什么。她反应极快，丢下书包，飞快地跑进厨房，“嗖”地拿起了那把母亲下厨使用的菜刀。

与一个持刀的人对峙，这种情况倒是从没遇到过的，所以那个人愣了一下；不过，眼前面对的是个不谙世事、身单力弱的小姑娘，他不把她放在眼里。他凶狠地冲过去夺刀，小菊挥刀要砍，可是又在犹豫着——长这么大，她从没和别人打过架，如果让她拿刀去砍一个人，哪怕已经认定是个坏人，也未免太为难她了。这样，当她把刀砍过去的时候，那刀显得无力而又发飘，只把那个人一只手的虎口划了一下。他避过刀锋，一下子就把刀夺过去了，将小菊逼进左边那间屋子，那是她的卧室，猛地把她按倒在地上，用菜刀比量着，说：“你把眼睛闭上！”小菊顺从地闭上眼睛。她天真地以为，只要照歹徒的话做，就会放过自己的吧？

手起刀落！可怜啊，那蓓蕾般的青春年华……

“串连 3 号”公案

1994 年，沈阳市的公安干警们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

案子多倒也罢了，一个 600 多万人口（还不算几十万的流动人口）的大城市，在社会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革而法制建设尚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案子是少不了的。但是如果接连发生引起社会巨大震动的重大恶性案件而又未能及时侦破的话，那一面面扛在公安干警肩上的盾牌就变得格外沉重了——

1994 年 6 月的一个雨夜，辽宁省博物馆发生特大文物盗窃案，包括 13 件国家一级文物在内的 42 件珍品被盗；

时隔不久，一辆运钞车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数名歹徒以暴力劫持，席卷几十万元现金驾车逃窜；